

莊子纂要 肆

外篇(下冊)

方勇撰

學苑出版社

外篇(下冊) 目錄

刻意第十五	五八九
繕性第十六	六二二
秋水第十七	六六一
至樂第十八	七七九
達生第十九	八四三
山木第二十	九四四
田子方第二十一	一〇三三
知北遊第二十二	一一二〇

刻意第十五

【解題】

文如海曰：刻者，削也。意者，心之用也。言人峻削其意，高尚其行，欲得出眾，志在聲名，或蹈海而不歸，或抱木而枯死，脩儒者必非於墨，脩墨者亦（缺文）。（南華邈）

王雱曰：夫虛靜寂寞之道廢，則矯削僻異之行所以興，此世俗之忘於無爲而滅天矣。此莊子因而作刻意篇。（南華真經新傳）

羅勉道曰：刻意、繕性失之淺拙，讓王以下四篇，失之粗厲，決非莊子本文。（南華真經循本）

釋性通曰：上三篇總明在宥篇末「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，不可不察」，此篇及繕性篇又將前三篇總收。上文言「苟得於道，無自而不可，失焉者無自而可」，故此篇歷敘五等有爲之人，正是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，有爲而累者，人道也。苟明天地之道，澹然無欲而眾美從之，則無自而不可也。以其能體純素，謂之真人也；無爲而尊者，天道也。（南華發覆）

陸西星曰：此篇言聖人之德，以養神守神作主，首尾卻是一篇文字，中間連用六個「故曰」，末引野語結之。看他文字波瀾，莊文中最近時好者，熟讀詳味，妙義自見。（南華真經副墨）

陳深曰：此篇言養神之道，惟在虛靜恬淡、寂寞無爲，則精神四達並流，無所不極；一有所雜，則純白不

備，而神無與爲守矣。（莊子品節）

楊起元曰：通篇論養神之道，以靜虛無爲爲宗。（南華經品節）

方虛名曰：末流多端，卻不及聖人養神。（南華真經旁注）

吳伯與曰：末流多端，失其自然，唯虛無無爲，平易恬淡，則災累非責不至，死生謀慮不能滑。總之，歸於養神，而神之守也，則以純素。始曰『刻意』，終曰『純素』，一不自然，一自然，一屬乎假，一歸於真，故終之曰『真人』。（莊子因然）

佞亭淨挺曰：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恬淡虛無，乃合天德，純之至也，素之至也。（漆園指通）

王夫之曰：此篇之說，亦養生主、大宗師緒餘之論，而但得其跡耳。莊子之學，雖云我耦俱喪，不以有涯之生殉無涯之知，而所存之神，照以天，寓諸庸，兩行而小大各得其逍遙，懷之含之，以有形象無形，而持之以慎，德不形而才自全，淵涵而天地萬物不出其宗，則所以密用其心者，固以心死爲悲。而此篇之指歸，則嗇養精神爲干越之劍，蓋亦養生家之所謂『煉己鑄劍』、『龍吞虎吸』鄙陋之教，魏伯陽、張平叔、葛長庚之流以之亂生死之常，而釋氏且訶之爲守尸鬼，雖欲自別於導引，而其末流亦且流爲爐火。彼家之妖妄，固莊子所深鄙而不屑爲者也。且其文詞軟美膚俗，首尾結構一若後世科場文字之局度，以視內篇窮神寫生靈妙之文，若厲與西施之懸絕。外篇非莊子之書，於此益驗矣。其言膚淺，合於俗目，凡沈沒於時文者，皆能解之，故不爲釋。（莊子解）

胡方曰：此養生家之言，其中牽扯一二道德之論，終不交粘。（莊子辯正）

陸樹芝曰：此篇言聖人養神之道。起段以五等之士陪出聖人之德，『故曰』以下歷歷申贊之，而結以成真，蓋無爲天德也。天德全而養神之道備，即存真之道得。故聖人也即真人矣。（莊子雪）

姚鼐曰：此篇乃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之類，漢人之文耳。然自有可取處。（莊子章義）

張士保曰：此篇大旨，與至樂、達生略同。持論無偏，語多精粹，但徑直少波瀾，祇是一段文。或以膚淺疑

其偽作，林雲銘推爲明眼。竊謂連用『故曰』字，結以『野語有之』，顯是引述居其大半。且以語重天道、大宗師篇爲徵。蓋讀南華，心有會悟，撮錄本書並他書之要而成者也，固不可與他贗鼎等視。第三節內，人真止觀，賴之以傳，無心中有功後學，正自不小。余於指月不錄全文，而節取以補養生主之闕，亦非妄任臆見也。覽者詳之。（南華外雜篇辨偽）

方潛曰：抱一之經，養生主之訣也。（南華經解）

陳壽昌曰：虛無無爲，性功也。養神貴精，命功也。性命交修，道不遠矣。（南華真經正義）

愚按：此篇所言，多本養生主、大宗師、天道諸篇之說，而總歸於養神之旨。認爲養生之道，要在去情寡慾，體悟純素，做到不喜不怒，莫哀莫樂，完全與世無爭，一切任其自然，而凡是刻意爲亢、爲修、爲治、爲閑、爲壽的人，祇能成爲喪真失性之徒。雖然作者所提出的養生理論，不免帶有虛無主義的成分，但他能高度肯定養神在養生中的關鍵作用，並明確指出過分追求外物的危害性，這無疑很有積極意義。文章先列五等俗士，以襯托出聖人。接著連用六個『故曰』來盛贊聖人之德——恬淡寂漠、虛無無爲，而以『此養神之道也』一語總收聖德之美，揭示全篇宗旨。爲了突出主旨，又復引養劍、野語加重申述。末尾結以『真人』，意在示人以大道至虛至真之境。

刻意尚行，離世異俗，高論怨誹，爲亢而已矣。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。語仁義忠信，恭儉推讓，爲修而已矣。此平世之士，教誨之人，遊居學者之所好也。語大功，立大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爲治而已矣。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強國之人，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。就藪澤，處間曠，釣魚間處，無爲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間暇者之所好也。吹呶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爲壽而已矣。此導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若夫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

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間，不導引而壽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

【箋注】

〔刻意尚行〕磨礪心志，使行爲高尚。成玄英云：『刻，削也；意，志也。偏滯之人，未能會理，刻勵身心，高尚其行。』（莊子注疏，下同）

〔高論〕唱高調。怨誹：埋怨生不逢時，譏抨天下無道。鍾泰云：『高論怨誹，謂持論高峻，怨憤刺譏。』（莊子發微，下同）

〔亢〕高，清高。李頤云：『窮高曰亢。』（經典釋文引）

〔山谷之士〕指棲身巖穴的隱士。

〔非世〕非毀時世。鍾泰云：『非世，不以世爲然也。』

〔枯槁赴淵者〕指因不滿現實，而情願毀壞身體或投水自盡的人。枯槁者：指伯夷、叔齊、鮑焦、介之推之流。赴淵者：指狐不偕、務光、紀他、申徒狄之輩。詳見大宗師、外物、讓王、盜跖等篇。

〔修〕修身。

〔平世之士〕以平治天下爲己任的人。成玄英云：『平時治世之士。』按，鍾泰謂『平世』爲『守分安常，與世並處』，恐與下句『教誨』云云者相舛悞。

〔教誨之人〕以教誨世人爲己任的人。成玄英云：『施教誨物之人。』

〔遊居學者〕指時而四出遊說，時而居家講學的人，如孔丘、子夏等。成玄英云：『子夏之在西河，宣尼之居洙泗，或遊行而議論，或安居而講說，蓋是學人之所好。』

〔禮君臣〕制定君臣的禮儀。

〔正上下〕確定上下尊卑的名分。

〔致功〕建立功業。并兼：兼併敵國。

〔就〕走向，引申為隱逸。藪澤：泛指湖澤草野之間。

〔處〕居住。間曠：泛指靜謐荒野之地。間：通「閒」。下數「間」字同。

〔無為〕閒適自在。宣穎云：「此「無為」，猶言「閒散」。」（南華經解，下同）

〔江海之士〕棲身江湖海濱的隱士。指巢父、許由一類人。

〔吹呬〕合口用力呼氣曰吹，張口慢慢出氣曰呬。語出老子：「或呬或吹。」（二十九章）

〔吐故納新〕先從口吐出肺中濁氣，再由鼻吸進清新空氣，是中國古代導引術養生法的一種。李頤云：

『吐故氣，納新氣也。』（經典釋文引）

〔熊經鳥申〕像熊那樣懸掛於樹枝，像鳥那樣伸縮其脖頸，也是古代的一種養生方法。宣穎云：「熊經，學

熊之懸掛於枝，鳥申，學鳥之伸縮其頸，皆導引之術。劉鳳苞云：「熊經，懸掛於枝，使筋骨堅凝也；鳥申，

伸頸舒翼，使氣脈流暢也。」（南華雪心編，下同）經：掛於織機上的縱綫，引申為懸掛。申：通「伸」。按，後

漢書方術列傳載有華佗五禽戲，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猿，五曰鳥。其中熊、鳥一項，當即此處所說的

『熊經鳥申』。

〔導引〕有『導氣令和，引體令柔』（李頤語）之義，原為古代方士用以健身延壽的一種養生方法，後為道教所承襲改造，基本上變成了一種修仙術（見雲笈七籤雜修攝）。一九七四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導引圖，繪有四十多種導引姿態的圖像。

〔彭祖〕見逍遙遊篇箋注。壽考：高壽。考：老。按，以上數種人，雖然志尚不同，但各滯一偏，都屬於

喪真失性之徒。林雲銘云：『五等之士，皆有所好，其心便已偏用，故爲無方聖人所羞稱也。』（莊子因，下同）邱瓊山云：『山谷數者往而不能返，仕朝廷者入而不能出，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，耽於養性者存而不能亡，是非真性之自然也。』（劉鳳苞南華雪心編引）

〔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〕意謂只要完全無心於刻意、仁義、功名、江海、導引，就自然而然地會得到高、修、治、閒、壽。成玄英云：『唯物與我無不盡忘，而萬物歸之，故無不有也。斯乃忘而有之，非有之而有也。』林希逸云：『無不忘，無不有，即無爲無不爲也。』（南華真經口義，下同）鍾泰云：『無不有，謂高、修、治、閒、壽五者皆有之。』

〔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〕意謂心境恬淡虛曠，沒有任何偏好，則萬美皆來依附。成玄英云：『心不滯於一方，跡冥符於五行，是以澹然虛曠，而其道無窮，萬德之美，皆從於己也。』澹然：恬淡無心的樣子。無極：謂不滯於一偏，即不刻意爲亢、爲修、爲治、爲閒、爲壽。林希逸云：『無極，無定止也。』陸西星云：『無極，言無底止也。』（南華真經副墨）劉鳳苞云：『無極，不立主名，如上五項。』眾美從之：謂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如高、修、治、閒、壽等皆來依附。

【點評】

劉辰翁曰：刻意尚行……，清麗。（莊子南華真經點校）

陳深曰：冒頭滔滔，五湖歸於一海。（莊子品節）

宣穎曰：五樣人，略盡世間流品。其先後，則莊子蓋以己意次第之，由淺而深也。（南華經解）

宣穎曰：擡出聖人，令天下諸色人心死。（同上）

胡文英曰：此段波湧雲聚，揆柁有神。（莊子獨見）

劉鳳苞曰：若夫不刻意而高……，縈拂上文，即隨手脫卸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
劉鳳苞曰：無不忘也……，意極精微，語極跳脫。（同上）

劉鳳苞曰：此天地之道……，倒點聖人。（同上）

【分解】

郭象曰：此數子者，所好不同，恣其所好，各之其方，亦所以爲逍遙也。然此皆各自得，安能靡所不樹哉！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天者，故當引之無所執爲也。忘故能有，若有之，則不能救其忘矣。故有者非有之而有，忘而有之也。若厲己以爲之，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矣。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，天地也。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，聖人也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王雱曰：夫山谷平世之士，疆國避世養形之人，皆爲有我而已矣。夫有我則有心，有心則未免於所惑，是以各蔽於一曲也。故樂於山藪者，往而不能返；仕於朝廷者，入而不能出；恬於教誨者，屈而不能伸；耽於養形者，存而不能忘。是非真性之然也，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，豈與聖人相同乎？聖人則無我而已矣。夫無我則無心，無心則無所惑，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。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，豈爲刻意而高歟？整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，豈爲行仁義而脩歟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，豈爲立功名而治歟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，豈爲處江湖而閒歟？氣柔真全而形未嘗衰，豈爲務導引而壽歟？存而不存也，無而不無也，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，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。故曰：『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脩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導引而壽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，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』（南華真經新傳）

呂惠卿曰：自刻意以爲高至導引以爲壽，皆有待於物，不能無不忘，無不有也。澹然無極，則不爲刻意仁

義功名等所役。眾美從之，則所謂高脩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，凡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，如此而已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陳景元曰：高論，許由、善卷；非世，伯夷、叔齊也。枯槁，鮑焦、子推；赴淵，申徒狄、卞隨也。遊居學者，仲尼洙泗、子夏西河也。致功，伊尹、呂望；并兼，管仲、商鞅也。藪澤，巢父、嚴光；閒曠，公閱休、牧馬童子；釣魚，任公子、漁父也。吹噓呼吸，胎息六氣之法；熊經鳥申，澤神五禽之術也。忘有得有，忘得人極，天地中空而萬物生，聖人無心而眾美成。（同上）

林自曰：凡爲亢者未必知脩，爲脩者未必知治，爲治者未必無爲，無爲者未必能壽，爲壽者未必能死而不忘，各有所蔽，未若聖人之備也。聖人者，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脩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導引而壽。無不忘，常無是也。無不有，常有是也。常無非實無，常有非實有。（同上）

林希逸曰：刻苦用意，以行爲尚，高論怨誹，憤世疾邪也。枯槁，寂寞。投赴淵靜，即入山恐不深之意。爲脩，好脩潔；教誨，爲師於世也。致功并兼，莊子當時目擊之事。避世閒隱，超出是非之外，與爲亢非世者不同。熊經鳥申，即華陀五禽之戲。無不忘，無不有，即無爲無不爲。無極，無定止。眾美從之，備萬善也。（同上）

褚伯秀曰：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，其義可見。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，可忘可有，澹然莫量，此天地之全美，聖人之至德，非若前條各滯偏見，自以爲得之比。譬夫夷清惠和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，是爲集大成者也。唯其無不忘，斯能無不有，若執而有之，何由造乎忘哉？吁！一陶能作萬器，無有一器能作陶者，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，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。天地聖人之德，亦若是而已矣。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）

陳深曰：此歷舉五等有方之士，而歸重於無爲之聖人。蓋惟聖人之無爲，則天下之道舉之矣。故譬五等

之士猶百川之於江海也。（莊子品節）

陳治安曰：高論怨誹，如屈原離騷之作，夷齊採薇之歌是也。此修詞家亦在內。遊居學者，遠遊列國而學，居處鄉里而學，如孟子、荀卿之屬。尊主疆國者，如管與商也。閒曠避世，伯夷、太公，東海北海之濱是也。熊經，似熊之攀樹；鳥伸，似鳥之伸頸與翼，俱以引氣養生。乃莊子本學，故獨列於五家之後。以其未及養神，故等於彭祖養形家一偏之事。下即云不如此，而自然如彼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則全是養神之功。（南華真經本義）

陶崇道曰：此篇寫出道家宗旨，道家宗旨在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。若只求眾美，如何能淡然？故莊子曰：『無轍跡易，無行地難。』要得淡然在一無所好，有好則有偏重處，有偏重處則轍跡遂成。於是天地間，分出五種人來。其好在高，則為山谷之士；其好在脩，則為平世之士；其好在治，則為朝廷之士；其好在閒，則為江海之士；其好在壽，則為引導之士。此五者，都有好處。所云眾美也，病在不能忘。不能忘則有了這頭，便沒有了那頭，眾美安能從之乎？『不刻意而高』五句，正見得一身內，件件忘而件件有，故曰：『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。』（拜環堂莊子印）

林雲銘曰：熊經，若熊之攀樹而引氣；鳥伸，若鳥之伸頸而運體；道引，導氣令和，引體令柔也。五等之士，皆有所好，其心便已偏用，故為無方聖人所羞稱也。極，窮極也。此承上二句來，總是無為而無不為之意。

（莊子因）

陸樹芝曰：此段言聖人與天地合德，已造其極，乃一篇之綱。下文六『故曰』，錯舉成說，以申贊之，似無倫次，而實一氣銜接也。（莊子雪）

【校勘】

陸德明曰：鮒魚：本亦作鈞，同。吹煦：亦作煦。澹然：一本作澹而。（經典釋文）

盧文弨曰：鮒魚：今本鈞作鈞。（莊子音義考證）

章太炎曰：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。忘，借爲亡，古無字，與有對文。（莊子解故）

奚侗曰：就藪澤，處閒曠，釣魚閒處，無爲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閒暇者之所好也。侗案：上

文『爲亢而已矣』、『爲修而已矣』、『爲治而已矣』，下文『爲壽而已矣』，皆言有所爲也，此不得獨言『無爲』，『無

爲』當作『爲無』。說文：『無，亡也。亡，逃也。』爲無，猶言爲逃，謂逃世也。『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』云云，

即說『爲無』之義，與『爲亢』、『爲修』、『爲治』、『爲壽』四者文例正同，世人習用『無爲』、『有無』之無，而昧於無

之本訓，又涉下『虛無無爲』之文而臆改之耳。下文『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道

引而壽』，乃言無爲也。（莊子補注）

劉師培曰：枯槁赴淵之所好也。釋文云：『赴淵，若申徒狄。』其說是也。赴，當作仆，踣，仆古通。外

物篇云『申徒狄因以踣河』，釋文引李注訓頓，頓、仆誼同。赴、仆同聲假借，匪取趨赴爲義也。乃外物篇成疏

云：『遂赴長河自溺而死。』轉以往義釋踣河。今考本書盜跖篇云：『申徒狄諫而不聽，抱石自投於河。』淮南

說山訓云：『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。』曰投曰沈，僉係仆誼。荀子不苟篇作『懷負石而赴河』，赴亦仆假。凡百

家所云赴溝壑、赴河，厥旨並同。（莊子斟補）

楊樹達曰：語仁義忠信，恭儉推讓，爲修而已矣。樹達按：語仁義忠信，恭儉推讓，不得目之爲爲

修，語字殆衍。下文云：『語大功，立大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爲治而已矣。』此語字即因下文而衍。（莊子拾

遺，下同）

王叔岷曰：非世之人：案：御覽五〇一引非作誹，人下有也字，誹與非通。上文『高論怨誹』，釋文引

徐音、李注並作非，即其證。藝文類聚三六引人下亦有也字。教誨之人：案：唐寫本人下有也字。尊主疆國之人：案：唐寫本人下有也字，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同。釣魚閒處：案：事文類聚別集一七引閒作隱。避世之人：案：唐寫本人下有也字，文選沈休文直學省愁臥詩注、范蔚宗逸民傳論注、藝文類聚三六引並同。吹响呼吸：案：釋文：『响，字亦作煦。』唐寫本正作煦，舊鈔本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象贊注、御覽七二〇引並同。廣弘明集一三釋法琳辨正論九箴篇引作歛，當以作歛爲正。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注、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象贊注、稽叔夜養生論注引並作噓，藝文類聚七五引作吁，淮南齊俗篇作嘔，噓、吁、嘔與歛並聲近義同。熊經鳥申：案：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注、後漢書崔駰傳注、御覽七二〇、記纂淵海八六、九八引申並作伸，淮南精神篇、抱朴子用刑篇並同，申、伸古今字。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：案：釋文：『道，音導，下同。』並引李云：『導氣令和。』是李本作導，唐寫本、趙諫議本、覆宋本並作導，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象贊注、後漢書崔駰傳注、華佗傳注、藝文類聚七五、天中記三九引並同，道與導通（詳天地篇）。唐寫本人下有也字，文選東方朔畫象贊注、後漢書崔駰傳注、華佗傳注、藝文類聚七五、御覽七二〇引並同，淮南精神篇亦有也字。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：案：章太炎云：『忘，借爲亡，古無字，與有對文。』其說是也。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忘正作亡。（莊子校釋）

故曰：夫恬惓寂漠、虛無無爲，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。故曰：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，平易則恬惓矣。平易恬惓，則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，故其德全而神不虧。故曰：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；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；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；去知與故，循天之理。故無天災，無物累，無人非，無鬼責。其生若浮，其死

若休；不思慮，不豫謀；光矣而不耀，信矣而不期；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；其神純粹，其魂不罷；虛無恬惔，乃合天德。故曰：悲樂者，德之邪；喜怒者，道之過；好惡者，德之失。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；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無所於忤，虛之至也；不與物交，惔之至也；無所於逆，粹之至也。故曰：形勞而不休則弊，精用而不已則勞，勞則竭。水之性，不雜則清，莫動則平，鬱閉而不流，亦不能清，天德之象也。故曰：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，惔而無爲，動而以天行，此養神之道也。

【箋注】

〔惔〕通『淡』。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、揚子雲解嘲注引正並作『淡』。按，此節襲天道篇文甚多，請參看。

〔平〕準則。陳鼓應先生莊子今注今譯以『平』爲『本』字之誤，恐非。見天道篇箋注。質：根本。

〔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〕當據陳景元莊子闕誤引張君房本作『聖人休焉，休則平易矣』。俞樾云：『「休焉」二字傳寫誤倒。此本作「故曰聖人休焉，休則平易矣。」天道篇「故帝王聖人休焉，休則虛」，與此文法相似，可據訂正。』（莊子平議）按，郭象莊子注：『休乎恬惔寂寞，息乎虛無無爲，則雖歷乎阻險之變，常平夷而無難。』成玄英莊子注疏：『休心於恬惔之鄉，息智於虛無之境，則履艱難而簡易，涉危險而平夷也。』陸德明經典釋文：『人休，虛求反，息也。』說明亦皆不重疊『休』字。

〔德〕自然本性。

〔天行〕依乎天理而行。郭象云：『天行，任自然而運動。』

〔物化〕像萬物一樣蛻然變化而無係念。郭象云：『蛻然無所係。』成玄英云：『類萬物之變化。』

〔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〕謂一動一靜，皆合於天地陰陽之道，完全出於無心。郭象云：『動靜無心，而付之陰陽也。』

〔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〕意謂行善是福的先導，作惡是禍的起始，自己既然善惡兩忘，哪裏會成爲福與禍的先倡呢！

〔感而後應〕三句亦即和而不倡之意。

〔知〕通『智』。故：巧詐。郭慶藩云：『故，詐也。晉語「多爲之故，以變其志」，韋注曰：「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。」呂覽論人篇「去巧故」，高注：「巧故，僞詐也。」淮南主術篇「上多故則下多詐」，高注：「故，巧也。」皆其例。管子心術篇「去智與故」，尹知章注：「故，事也。」失之。』（莊子集釋）

〔其生若浮〕把生看成是飄浮的水泡。成玄英云：『其生也如浮漚之暫起。』

〔其死若休〕把死看成是疲勞後的休息。成玄英云：『其死也若疲勞休息，曾無係戀也。』按，以上二句，與大宗師篇『以生爲附贅縣疣，以死爲決疢潰癰』之意相近。

〔不豫謀〕即德充符篇『聖人不謀』之意。豫：通『預』。

〔光矣而不耀〕充滿光明而不炫耀。謂能葆光晦跡。宣穎云：『無心於自露。』按，此用老子『光而不耀』（五十八章）句意。

〔信矣而不期〕守信用而不期必。宣穎云：『無心於取必。』劉鳳苞云：『不期，無期必。』

〔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〕此二句已見大宗師篇。

〔純粹〕純淨而不間雜。

〔罷〕通『疲』。天道篇正作『疲』。

〔一〕專守玄虛之道。

〔無所於忤〕與物無所違逆。於：當作『與』字解。下『於』字同。高亨云：『二「於」字，皆猶「與」也。見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上。無所於忤，言與物無所忤也。』（莊子新箋）忤：乖違，抵觸。

〔粹〕即上文的『純粹』。

〔鬱閉〕滯積。

〔天德之象也〕謂水性合於天道自然無爲之德。郭象云：『象天德者，無心而偕會也。』成玄英云：『不動不閉，則清而且平，洞照無私，爲物準的者，天德之象也。以況聖人心靈皎潔，鑒照無私，法象自然，與玄天合德。』

【點評】

劉辰翁曰：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爲……，本分語。（莊子南華真經點校）

劉辰翁曰：聖人之生也天行……，愈深愈言，愈切愈言。（同上）

陸西星曰：與陽同波，看波字最妙。（南華真經副墨）

陸西星曰：悲樂者……，此數句甚有意味。（同上）

陳深曰：腹內多贊詞，不及細論。（莊子品節）

宣穎曰：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爲，八個字是聖人一生功用。（南華經解）

宣穎曰：『養神』是一篇之主。（同上）

劉鳳苞曰：其生若浮，浮字妙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
劉鳳苞曰：流水不腐，鬱閉久則腐濁不清，從上『莫動』句，又翻出妙義。（同上）

劉鳳苞曰：此養神之道也，養神是一篇主腦。（同上）